

反预期标记“硬”“硬是”语法化的共时推演 和对比探究*

殷思源

提要 本文在共时语料的基础上,利用语法化“连续环境”理论,分别考察了“硬”和“硬是”由评注性副词语法化为反预期标记的环境和路径。文章发现“硬”的语法化是一个由[施事性]、[言者主语]、[可控]、[有界]等参数变化推动的重新分析过程,而“硬是”的反预期标记用法,则是受后接 VP 所指的困难程度和实现与否的影响,根据“质的准则”进行语用推理的结果。由于二者经历的语法化过程不同,因此不同阶段的语义特征也存在差异。

关键词 “硬”;“硬是”;评注性副词;反预期标记;语法化

一 引言

“硬”作为现代汉语常用的评注性副词之一,由表示“(性格)刚强;(意志)坚定”的形容词发展而来。参照《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1575 页)，“硬”包含“坚决或执拗地(做某事)”“勉强地(做某事)”两个义项。例如^①：

(1)况且,我对妇人的印象比较的好。在我的病眼中经过的多数是男人。虽然这也许是机会不平的关系,可是我硬认定女子比男子好一些。(老舍《歪毛儿》)

(2)小杜……腹泻不止……硬撑着跑到医院去挂了一瓶盐水……。(苏童《妇女生活》)

例(1)的“硬”表示“我”虽然意识到可能会受其他因素影响,但仍然执拗地“认定女子比男子好一些”。例(2)的“硬”表示“小杜”在腹泻的情况下勉强坚持“跑到医院”。

但是,通过调查实际语料,我们发现,还有一些“硬”无法用上述义项来解释。例如:

(3)我五年前喜欢一个女生到死去活来,后来出来念书她追我的公车,我硬没回过一次头,心里面竟然半分难过的感觉都没有。(BCC 微博语料)

作者简介:殷思源,女,山东济南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现代汉语句法、语义和语用研究。电邮:isyuan10@pku.edu.cn。

* 本研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汉语意合语法框架下的词汇语义知识表示及其计算系统研究”(项目编号:18JJD740003)和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基于北京自然口语语料库的强调标记研究”(项目编号:19YYC019)的资助。文章初稿完成于彭睿老师开设的语法化理论和汉语语法课;《语言教学与研究》的匿名专家也提出了详尽的修改意见,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文中谬误概由作者负责。

① 本文语料除少数转引自词典和前人著作外,大部分来自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http://ccl.pku.edu.cn>)和北京语言大学 BCC 语料库(<http://bcc.blcu.edu.cn>)。具体出处均已随文标注。

(4)柳玉麟神色为之一荡,人也为之呆了一呆,一时硬没能说出话来。(孤独红《血海飘香》)

例(3)中“没回过一次头”既不需要“我”刻意坚持,也不是勉强进行,其中“硬”是用以说明该动作行为对“我”而言是意外的,后文中的“竟然”也间接证明这一点。同样,例(4)中“没能说出话来”也是出人意料的。由于这里“硬”的语义可以被概括为“表示某个陈述在某种方式上与说话人认为在特定语境中属于常规的情况相偏离”(参陆方喆 2014),因此可以说它是一个“反预期标记”(counter-expectation marker)。

与“硬”语义相近的评注性副词“硬是”也有反预期标记的用法。例如:

(5)奇怪的是,发现冯诺伊曼的错误并不需要太高的数学技巧和洞察能力,但它硬是在 20 年的时间里没有引起值得一提的注意。(曹天元《上帝掷骰子吗——量子物理史话》)

由于评注性副词“硬”“硬是”包含说话人的视角、情感和态度,因而它具有主观性(subjectivity)特征。又因为“反预期标记”这一概念涉及对包括听话人在内的其他“言者主语”的关注,所以用作反预期标记的“硬”“硬是”包含交互主观性(intersubjectivity)特征。根据 Traugott(2010),表达式的语义变化基本上是沿着从非主观性/较少主观性>主观性>交互主观性的轨迹发展。也就是说,从历时的语法化(grammaticalization)角度看,交互主观性是对主观性的继续和延伸。那么“硬”和“硬是”是如何由评注性副词语法化为反预期标记的?原本近义的这两个词,语法化路径是否也相同或相似?本文将运用语法化“连续环境”理论,结合实际语料,尝试对上述问题进行讨论。

二 文献综述

2.1 个案研究

学界关于“硬”和“硬是”的研究较少,且大都出现在与其他近义评注性副词的对比讨论中。杨洋(2008)将“硬(是)”的语义特征总结为[+表意愿][+主观][-客观][+固执][-故意违反][+不顾条件坚持],并指出“[-故意违反]和[+不顾条件坚持]”是“硬、硬是、愣、愣是”区别于“就、就是、偏、偏偏”的原因;马小里(2009)认为,“硬”的语气义主要是表示坚决、固执地做某事,某事和主观意愿或客观事实可能相反或矛盾,其语义特征是[+主观意愿][-客观][-偏离][-故意][+硬撑][+固执],“硬”所在的句子具有强调和转折的意味。张谊生、田家隆(2016)从语义积淀的角度讨论了“硬是”的反预期情态,指出“硬是”重在表达“坚决而执拗”。张璐、陈圆(2019)通过与“生是”和“愣是”的对比,论述了“硬是”的功能和语义特点。

总的来看,上述研究虽然都对“硬”“硬是”的语义特征进行了概括总结,但系统性不强,相互之间缺乏可供对比的基础和标准。这或许是因为它们把处于不同语法化阶段的“硬”和“硬是”放在一起对比,而没有理出其中的语义演变层次。我们认为应该从语法化的角度,首先对“硬”“硬是”的演变路径和机制展开分析,然后再以此为基础进行对比。

2.2 理论背景

语法化这一术语由 Meillet(1912)首次提出,作为语言演变理论研究的中心对象,曾被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加以界定。Bybee(1985,2007)、Bybee & Hopper(2001)发现使用频率对语言结构的解释和建构起着重要作用,Bybee(2001)从频率的角度指出:语法化是指一个频繁使用的词汇序列或语素序列自动化为一个单一的加工单位,其本质是仪式化(ritualization),导源于重复(吴福祥 2004a)。Hopper & Traugott(2003:18)从功能的角度指出:语法化主要关

注的是特定语境中的实词性词项或结构^②是如何具有语法功能,以及原有的语法项是如何发展出新的语法功能。Haspelmath(2004)从形态句法的角度指出:语法化是一个结构图式内向依附性渐强的历时变化过程。针对频率理论,彭睿(2011)指出其没有强调语用推理对语法化的关键作用,同时忽视了语法化的连续阶段性特征。^③对比后两种定义,我们认为功能角度的定义更能体现语言演化的本质特征。

语法化靠语用推理驱动,具有渐变性的特点。与之相对应,Heine(2002)和Diewald(2002)几乎同时提出了语法化“连续环境”理论,彭睿(2008)对比分析了二者的异同^④,并综合二人的界定,提出了语法化连续环境的四分模式:

- 1)非典型环境(untypical context):源义为唯一解释;
- 2)临界环境(critical context):源义和目标义都是可能解释;
- 3)孤立环境(isolating context):目标义因该环境的特定语义和句法形态特征而成为唯一解释;
- 4)习用化环境(conventionalization):目标义常态化,分布环境扩展。

接下来本文将借助这一模式对“硬”和“硬是”的语法化环境及其过程展开分析,分别概括出二者在不同语法化阶段的语义特征,梳理它们的可替换条件。

三 “硬”的语法化

在“硬”由评注性副词语法化为反预期标记的过程中,[施事性]、[言者主语]、[可控^⑤]和[有界]四个参数在不同阶段的主语和谓语身上表现不同。详述如下。

3.1 “硬”的非典型环境 $S_1: S_{[+ \text{施事性}]}[\pm \text{言者主语}] + \text{硬} + VP_{[- \text{有界}]}[+ \text{可控}]$

在非典型环境阶段,由于“硬”表示的是施事做某事的态度,因此要求句子主语(以“S”指代)由具有强施事性的施事角色充任。相应地,表示动作行为的谓语部分(以“VP”指代)必须具有可控的特点。同时,由于“硬”旨在描写动作行为的态度坚决,而对动作结果无特别说明,因此这一阶段的VP多为无界的光杆动词。例如:

(6)我‘硬(/ * 偏/* 愣)撑着就是为了再看你们最后一面。(宛宛《红尘蝶恋》)

(7)生活里有的东西,你不写;生活里没有的东西,你‘硬(/ * 偏/* 愣)编。((《读书》第35期)

例(6)中,VP为光杆动词“撑着”,对于句子主语、施事“我”而言是可控的,表示持续的“着”指明无界的特点。同样地,例(7)的句子主语“你”也是施事,VP“编”是可控的,作为活动

^②Brinton & Traugott(2005:99)进一步将语法化的输入端扩展为词库中的任何储存项。

^③彭睿(2011)重新审视了频率和语法化的关系,提出了“临界频率假设”,指出只有临界频率才是语法化的必要条件,对语法化有直接推动作用。这种推动作用是通过推动临界环境中的语用推理来实现的。

^④彭睿(2008)详细对比了Heine(2002)和Diewald(2002),指出二者除了命名不同外,各个阶段的起始点和重点强调方面也不尽相同,此外还特别强调:虽然不同学者称说“临界环境”的术语不尽相同,但大家都意识到了该环境具有的区别特征——歧解性——十分关键。

^⑤袁毓林(1999:75-76)首先根据是否表示人的动作、行为、状态、变化等,将动词分为“述人动词”和“非述人动词”两类;又根据动作、行为是否能由动作发出者控制,将“述人动词”细分为“可控动词”和“非可控动词”两类。考虑到本文的相关考察对象不是单个动词,而是整个VP,因此我们以袁文的界定为基础,将“可控”的标准调整为能由句法主语发出并控制整个动作过程及其结果;反之,则为“不可控”。

动词是无界的。此时,不论言者主语有形于句内,如例(6)记为[+言者主语],还是独立于句外,如例(7)记为[-言者主语],“硬”都表示坚决地做某事。在语音上,“硬”都必须重读;在语法上,它们都不能被反预期标记“偏”^⑥和“愣”替换。

3.2 “硬”的临界环境 $S_2 : S_{[\pm \text{施事性}]} [- \text{言者主语}] + \text{硬} + VP_{[+ \text{有界}]} [\pm \text{可控}]$

与上一阶段不同,当VP变为有界时,动作行为的困难性、可控性和动作结果的不确定性三重因素相互作用,为整个结构的重新分析提供了可能,也为“硬”由评注性副词向反预期标记语法化创造了临界环境,从而诱发了包括目标义在内的数种解释。例如:

(8)当儿童不想学的时候,你硬逼着他学。(《儿童心理》)

(9)他硬把粗壮的身体从窗口挤了出去。(《读者》(合订本))

在例(8)中,“逼”对于句子主语、施事“你”而言是无界的,但整个递系结构“逼着他学”是有界的;例(9)中“挤”对于句子主语、施事“他”而言是无界的,但是带了趋向补语“出去”后,整个VP变为有界的。由于“硬”原本只是描写动作行为的态度坚决,而对动作结果没有预期,因此,VP_[+有界]中的结果部分对句子主语来说是不确定的,是非可控的。也就是说,“你”虽然可以“逼”,但他“学不学”是说不准的;“他”虽然可以控制“挤”,但“挤”的结果,即到最后能不能“出去”是待定的。加之,需要采取坚决态度的动作行为往往具有一定的难度,因此,在动作行为的难度、可控性和动作结果的不确定性三重因素相互作用下,整个结构产生了重新分析的可能。换句话说,由于施事对事件缺乏强有力的控制,因而说话人对事件的结果缺少必要的心理准备,进而便有可能表现出“出乎意料”“吃惊”等“意外义”,并以由“果”(意外义)代“因”(缺乏可控性)的转喻为认知基础^⑦,推动重新分析的发生。以例(8)为例:a.当说话人认为“他学”对于S而言倾向于可控时,其实现是符合预期的,此时VP的层次可以划分为“硬逼着他/学”;b.当说话人认为“他学”对于S而言倾向于非可控时,其实现是反预期的,VP的层次需要划分为“硬/逼着他学”。我们为两种情况分别设计了语境。例如:

(8')a.——当儿童不想学的时候,怎么让他学?

——当儿童不想学的时候,你硬(/ * 偏 / * 愣)逼着他学。(≈你坚持逼他学。)

b.——儿童什么情况下会产生烦恼?

——当儿童不想学的时候,你硬(/ ? 偏 / 愣)逼着他学。(≈你却逼着他学。)

同样地,例(9)也可以有两种理解。例如:

(9')a.——那粗壮的身体是怎么从窗口出去的?

——他硬(/ * 偏 / * 愣)把粗壮的身体从窗口挤了出去。(≈他坚持着把……)

b.——火车上那么多人,他最后怎么样了?

——他硬(/ * 偏 / 愣)把粗壮的身体从窗口挤了出去。(≈他竟然把……)

^⑥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996—997页),副词“偏”与“偏偏”同义,都包含以下两个义项:a.表示故意跟客观要求相反;b.表示事实跟所希望或期待的恰恰相反。吕叔湘主编(1999:429)指出:a用法以“偏”为主,b用法以“偏偏”为主。出于保持音节数目和语义一致的考虑,本文的替换测试对象仅指表示义项b时的“偏”。必要的时候,我们会用“偏偏”来进行补充测试。

^⑦王健(2013)指出,“意外范畴”与“传信范畴”关系密切。Rett(2019)结合前人的研究指出,“间接传信语”(indirect evidentials)发展为“意外范畴标记”(mirative markers)是一种广泛的、跨语言的存在。我们认为,“硬”虽然与传信范畴无关,但其所在的临界环境中可控性降低与间接传信语所在的临界环境中可信度降低有异曲同工之处,都为“意外义”的产生提供了合适的认知基础。

比较发现,两种语境中“硬”在语义上存在差异:a中“硬”修饰V,由于动作结果的实现是符合预期的,因此“硬”突出的是唯一的新信息,即实施该动作行为的态度;b中“硬”修饰整个VP,表示通过艰难的动作行为方式取得了意料之外的结果,由于结果的实现是反预期的,本身是新信息,在前景凸显(*figure salience*)的作用下,动作行为成为背景信息,而“硬”也在凸显结果的转变中,由一个评注性副词变成了一个反预期标记。在例(8')、(9')中,a中的“硬”均为副词,语音上重读,不能被“偏、愣”等反预期标记替换;而b中的“硬”均为反预期标记,语音上轻读,能被“愣”替换,而不宜被“偏”替换。值得注意的是,“偏”和“愣”同样为反预期标记,但在替换操作时却出现不同的结果。我们认为,这主要是因为:1)副词“愣”表示“言行鲁莽,不考虑效果”(张斌主编 2001:341),在语义上与“硬”的“坚决或执拗地(做某事)”更为契合;2)与反预期标记“偏”相比,“愣”自身尚处于由副词向反预期标记语法化的过程中,与“硬”更为接近。

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临界环境比较排斥显性言者主语。例如:

(10)当儿童不想学的时候,我‘硬(/ * 偏 / * 愣)逼着他学。(自拟)

(11)我‘硬(/ * 偏 / * 愣)把粗壮的身体从窗口挤了出去。(自拟)

伴随着言者主语的显现,与例(8)和例(9)相比,上述两例中VP的可控程度增强,结果的确定性增加,从而使得“硬”的歧解性降低,即更倾向于理解为表示坚决态度的评注性副词。在语音表现和替换测试上,它们也与孤立环境中的“硬”表现一致。

或许是受整个VP可控程度下降的影响,该阶段的主语部分施事性下降^⑧,甚至可以由动作的受事充任。例如:

(12)钉子硬拔出来了。(张斌主编 2001:647)

例(12)是典型的受事主语句,这里的“硬+VP”也可以有两种理解。相应地,其中的“硬”在语音表现和替换测试方面的表现也如前所述。例如:

(12')a. ——那个钉子你们弄出来了?

——嗯,钉子‘硬(/ * 偏 / * 愣)拔出来了。(≈钉子被用力拔出来了。)

b. ——那钉子被嵌得太深了,拔不出来了吧。

——嗨,昨天王师傅三下五除二,钉子硬(/ * 偏 / 愣)拔出来了。(≈钉子竟然被拔出来了。)

与前面两例略有不同,例(12)的歧解与受事主语句中施事与句子主语的分离有关。一方面,说话人可以评估施事对VP可控性的大小,此时一般会倾向于认为VP是可控的,因而“硬”表示坚决地做某事;另一方面,受句型影响,说话人更容易将自己移情(*empathy*)于由受事充当的句子主语,此时VP被认为是非可控的,因此“硬”用于标示说话人对结果的意外。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例(9)、(12)中的VP虽然都为述趋式,但是当“硬”做评注性副词理解时,趋向补语侧重表示方向性;而当“硬”做反预期标记理解时,趋向补语的方向性含义淡化、

^⑧例(8)中的“你硬逼着他学”属于张伯江(2002)中的使役式连谓句,用来表示“意志的传递”,其构成可以形式化为“S+V_{cause}+A+V_{do}”。其中A承载“实施性”特征,需要由实实在在的施事角色充当;而S虽然承载“意愿性”特征,但当V由“逼”这种“使令义动词”充当时,S只是发出意愿的指令,行为要靠A去完成。当说话人的立场站到行为的实施者一方(如例(8'b)所示)时,S只是说话人归咎的对象,施事性较弱。例(9)是一个“把”字句。张伯江(2001)曾指出,把字句比普通主谓句更能容纳非典型施事,即“弱施事性成分”。我们认为,例(9'b)中“他”之所以“把粗壮的身体从窗口挤了出去”,是迫于火车上人多的无奈,而并非出于本意,因此这里的“他”施事性较弱。

结果性含义加强,甚至促使整个 VP 向述结式转化。

总的来看,“硬”反预期标记用法的出现与 S 的施事性及 VP 的可控程度是反相关的。当 S 施事性较强、VP 可控程度较高时,由于结果倾向于符合预期,因此“硬”侧重描写实施动作的坚决态度;当 S 施事性减弱、VP 可控程度较低时,由于结果倾向于超出预期,因此 VP 的实现包含更多意外性,这促使“硬”的反预期标记用法渐渐浮出水面。

3.3 “硬”的孤立环境 $S_3: S_{[-施事性]}[-言者主语] + 硬 + VP_{[+有界]}[-可控]$

前文指出,“硬”反预期标记用法的出现与 S 的施事性及 VP 的可控程度有关。因此,当 S 不具有施事性、VP 完全非可控时,“硬”表示“坚持”的源义被排除,标示“意外”的反预期标记用法获得了独立。例如:

(13) 跟你讲不要买车不要买车,硬(/偏/愣)听不进去。花钱买气受。(六六《蜗居》)

(14) 我认真真读书结果硬(/却/竟然)被你说成总想着电视。(BCC 微博语料)

不论是例(13)中的施事主语“你”,还是例(14)长被动句的受事主语“我”,它们都不具有施事性。有界的 VP“听不进去”和“被你说成总想着电视”都是非可控的。相应地,其中的“硬”也就只能理解为反预期标记。它们在语音上都必须轻读,在句法上前者可以被“偏”和“愣”替换,后者可以被“却”“竟然”等转折连词替换。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反预期标记用法并非所有被动句中“硬”的唯一解释。被动句与“硬”的关系主要与二者的辖域及被动句的长短有关。当“硬”处在被动句的辖域之中(即“被(NP)硬 VP”)时,只能解读为“坚决或执拗地(做某事)”。当被动句位于“硬”的辖域之中时:如果是短被动句(即“硬被 VP”),则“硬”仍有歧解的可能;如果是长被动句(即“硬被 NP VP”),则“硬”为反预期标记。^⑨ 例如:

(15) 二秃正在火头上,不愿去,可是终于被李正硬拖着到酒馆去了。(知侠《铁道游击队》)

(16) 萱萱唱的很好,姚贝娜失误了而已!硬被说成黑幕!(BCC 微博语料)

(17) 这是首多么有阅历的歌啊,硬被他唱出了一种便宜感。(BCC 微博语料)

例(15)“硬”评注的命题“李正拖着(二秃)到酒馆去了”处在“被”的辖域之中,加之“李正”是被动句的施事,具有强施事性,因此“硬”只能表示“坚决义”。例(16)和例(17)都是被动句位于“硬”的辖域之内,“硬”旨在表达的是说话人对于受事主语遭遇的评述,突出自己的意外,因而可以被理解为反预期标记。

3.4 “硬”的习用化环境 $S_4: S_{[-施事性]}[+言者主语] + 硬 + VP_{[+有界]}[-可控]$

随着“硬”反预期标记用法的成熟,言者主语又可以重返句内与句子主语重合。例如:

(18) 盘底的调汁咸鲜味,层次很丰富,我硬(/偏偏/愣)没分别出原料。(BCC 微博)

(19) 前两天 Michelle 的秋季妆视频,硬(/偏偏/愣)被我学成了吸血鬼。(BCC 微博)

3.5 小结

借助[施事性]、[言者主语]、[有界]和[可控]四个参数, S_1 到 S_4 的发展过程得以刻画如下表。随着 S 对 VP 的逐渐失控,“硬”也完成了由评注性副词到反预期标记的语法化。

^⑨ 必须承认的是,一部分“硬被 VP”中的“硬”还可以(甚至有的是只能)解读为“坚决义”。这或许是“硬被 VP”在形式上与省略施事的“被硬 VP”更为接近,从而受其影响的缘故。另外,少数与长被动组合的“硬”只能解释为“坚决义”,这时整个“硬被 NP VP”通常处于焦点算子“是”之后(有的处于“是……的”结构之中),和/或其中的 NP 为不定指用法。例如:我不是走上来的,我是硬被人从后面挤到车上来的。(BCC 微博语料)

表1 “硬”的语法化过程及其阶段性特征

阶段	S			VP		“硬”	语音	句法替换	
	语义角色	[施事性]	[言者主语]	[有界]	[可控]			偏	愣
S ₁	施事	+	±	—	+	评注性副词	重读	—	—
S ₂	施事	±	—	+	±	评注性副词/ 反预期标记	重读	—	+
	受事 _[- 被动标记]						轻读	—	+
S ₃	施事、 受事 _[+ 被动标记]	—	—	+	—	反预期标记	轻读	+	+
S ₄	施事、 受事 _[+ 被动标记]	—	+	+	—	反预期标记	轻读	+	+

四 “硬是”的语法化

4.1 与“硬”的对比

与“硬”一样,“硬是”也是现代汉语常用的评注性副词。《现代汉语虚词例释》将其解释为“①跟‘硬’相同,常表示态度的坚决”。除此之外,《现代汉语虚词词典》还增加了“②表示强行做违背情理的事”和“③表示‘无论如何也是’”两个义项。我们认为,“硬是”的义项②和③都是由义项①语法化所形成的反预期标记用法。例如(转引自张斌主编 2001:647):

(20)对于农民的负担情况,有些人硬是视而不见。(义项②)

(21)那天有哪些人在场,我硬是想不起来了。(义项③)

两例中,受“硬是”修饰的VP“视而不见”“送不到嘴边”,在说话人看来都是与常规情况相偏离的。其中的“硬是”起到了标示这些反预期信息的作用,若删除,则句子的反预期语义也被取消。

与“硬”相比,“硬是”反预期标记的用法更加常见,被词典分列义项就是其更为成熟的表现之一。而究其原因,我们认为这与“硬是”中的“是”有关。根据张谊生(2003),“硬是”的词化过程为:“硬”先在修饰系动词“是”的过程中形成定型搭配,然后又与焦点标记“是”进一步结合凝固为评注性副词。不论是系动词“是”还是焦点标记“是”,它们都要求其后续成分是有界的。^⑩考虑到[有界]这一参数在“硬”的语法化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我们可以说在“是”的影响下,“硬是”虽然和“硬”有相似的语义基础,但却在语法化道路上提前了很大一步。同时,这一不同之处也提醒我们,它们的语法化过程或许不尽相同。进一步考察语料发现,这主要体现在其后VP的语义变化上。详述如下。

4.2 “硬是”的非典型环境 S₁:硬是+VP_[+ 困难][+ 实现]

“硬是”的义项“表示态度的坚决”与“硬”相同,在语义搭配方面,要求与之搭配的VP是困难的。也就是说,这里的“硬是”要求其后续VP所指的动作行为或事件对施事而言存在明显的困难阻碍或不利因素,因为只有这样,VP的实现才需要施事具有强硬的态度和坚定的意志力。其中的“硬是”便用来表达说话人对施事态度的评注。例如:

^⑩石毓智(2006:293—297)指出:判断词“是”联系的前后两个变项数量特征都必须是离散的,被焦点标记“是”焦点化的成分也必须具有离散性质。

(22)说完,推开侍卫‘硬是(/ * 偏是/愣是)闯了进去。(齐秦野人《武宗逸史》)

(23)盛夏,我一个人住在大棚里,棚里……简直让人透不过气来,但为了便于观察,我‘硬是(/ * 偏是/愣是)咬着牙挺住了。(《人民日报》1993.10.18)

例(22)中,把守的侍卫对想要进入的施事造成了阻碍,VP中的核心动词“闯”可以印证。同样地,例(23)对棚内环境的描写说明“我”观察的不易。此时,“硬是”主要用来表达说话人对施事态度的评注。两例中的“硬是”都必须重读,都不能被反预期标记“偏是”替换,但可以被“愣是”替换。与前文一样,这与其本身的语义和语法化程度有关。

4.3 “硬是”的临界环境 S₂:硬是+VP_{[-困难][+实现]}

随着“硬是”搭配范围的不断扩大,当其后接VP变得不困难时,“硬是”的会话含义便在“质的准则”作用下得以突显。具体来说:由于“质的准则”要求说话人“不要说自知是虚假的话”,因此当VP对于施事而言不存在明显的困难或不利影响、不需要施事具有特别坚定的意志力,VP的实现至少在说话人看来是轻而易举之事时,说话人便不应该用“硬是”来修饰后接VP。说话人故意违反这一原则而加上“硬是”,其目的便既可以理解为强调施事坚持的态度,又可以理解为标示说话人对施事所作所为的意外。两相对比,我们认为以后一种功用为主。例如:

(24)就要结婚之前,雪妹忽然患了重病,昏瞢中觉得有个白发老头在抚摸她的身体,从头一直摸到下身。雪妹很不好意思,就推着拒绝。白发老头硬是(/ * 偏是/愣是)把一个东西放在她的身体内才走开。(曹绣君编《古今情海》)

(25)“他(指亲侄)冲犯皇上,臣愿弃侄报君之恩,终是无二话的。可是那江崔二人硬是(/ * 偏是/愣是)诬陷臣主谋造反,此实为冤枉。”(齐秦野人《武宗逸史》)

例(24)中,白发老头面对身患重病的雪妹,想要把一个东西放入其体内是轻而易举的。例(25)中,臣原本就受亲侄牵连而对皇上犯有不敬之罪,江崔二人的诬陷仅是火上浇油,也非难事。由于容易的事本来是无需刻意坚持的,因此根据“质的准则”,这里本不应使用“硬是”。说话人故意违反这一要求而使用了“硬是”,其目的(以例(25)为例)一方面在于突出江崔二人诬陷臣的态度之坚决,但更多侧重的是体现说话人对于江崔二人落井下石、势要斩草除根这一行为的意外。虽然在句法上上述两例中的“硬是”仍然只能被“愣是”替换,而不能被“偏是”替换,但在语音上,它们都不再重读。

4.4 “硬是”的孤立环境 S₃:硬是+VP_{[-困难][-实现]}

更进一步,当不困难的VP并未得以实现时,“硬是”的反预期标记用法便获得独立,并替代源义成为唯一解释。例如:

(26)是呀,我也这么说,他们硬是(/偏是/愣是)不往这上面想,你看气人不气人!(周而复《上海的早晨》)

(27)他的手哆嗦着,药水硬是(/偏是/愣是)送不到嘴边。(转引自张斌主编 2001:647)

例(26)中的“往这上面想”只需要顺着“别人说的”去做;例(27)中,在说话人看来,即使手不利索,但把药送到嘴边并非难事。然而由于实际上这些都未能实现,因此相应地,其中的“硬是”歧解性得以消除,从而彻底语法化为一个反预期标记。它们在语音上,都表现为轻读;在句法上,都可以被反预期标记“偏是”和“愣是”替换。

4.5 “硬是”的习用化环境 S₄:硬是+VP_{[±困难][±实现]}

随着“硬是”反预期标记用法的发展和成熟,它对后接VP的困难程度和实现与否都不再

有明确的要求。例如：

(28)我本该注意到她的反常的表现的,但我硬是(/偏是/愣是)没有去细想。(残雪《表姐》)

(29)我梦见……我硬是(/偏是/愣是)这样哭醒了。(新华社报道,2003.10.10)

例(28)中的 VP 是没有实现的非困难事件(“面对反常表现稍加细想”是正常人的正常反应),例(29)中的 VP 是实现了的困难事件(对于成年人来说“哭醒”并不容易)。两例中的“硬是”都是反预期标记,在语音上轻读,在句法上可以被“偏是”和“愣是”替换。

4.6 小结

“硬是”的反预期标记用法是根据“质的准则”做语用推理的结果,其中后接 VP 的困难程度和实现与否对会话含义的出现而言十分关键。具体过程可整理如下：

表 2 “硬是”的语法化过程及其阶段性特征

阶段	VP		“硬是”	语音表现	句法替换	
	[困难]	[实现]			偏是	愣是
S ₁	+	+	评注性副词	重读	—	+
S ₂	—	+	评注性副词/反预期标记	非重读	—	+
S ₃	—	—	反预期标记	轻读	+	+
S ₄	±	±	反预期标记	轻读	+	+

五 “硬”和“硬是”的语义特征

前文以实际语料为考察对象,运用语法化“连续环境”理论,先后分析了“硬”和“硬是”的语法化环境和路径。考虑到它们的语法化诱因和过程不同,且都在现代汉语(尤其是口语)中存在着丰富的共时变体,因此我们认为在概括二者的语义特征时,应该分阶段讨论。

如若分别以[+坚持]和[+意外]^①概括“硬”和“硬是”作为评注性副词和反预期标记的语义特征,那么对应于不同阶段的语法化环境,可以将二者的语义对比如下：

表 3 “硬”和“硬是”不同语法化阶段的语义特征对比

阶段 \ 词项	“硬”	“硬是”
非典型环境	[+坚持]	[+坚持]
临界环境	[+坚持][+意外]	[±坚持] ^② [+意外]
孤立环境、习用化环境	[+意外]	[+意外]

针对上表,我们还有以下三点需要指出。

首先,由于非典型环境中的“硬”要求后接 VP_[-有界],而“硬是”总是要求后接 VP_[+有界],因此,虽然它们都是[+坚持]的,但二者并不能同义替换。例如：

(30)你倘若要的多,他们就一面软拖,请人说情,一面严守山寨,同你硬(/*硬是)顶。(姚雪垠《李自成》)

^①这里的“[+意外]”不是指“硬”和“硬是”产生了“意外”的含义,而是指二者作为反预期标记具有标示后接 VP 具有反预期性质的作用。

^②根据 4.3 小节,这里的“坚持”并无客观必要,只是说话人的主观认定。我们将其记为[±坚持]。

(31)说完,推开侍卫硬是(/硬)闯了进去。(齐秦野人《武宗逸史》)

例(31)中的“硬是”替换为“硬”后,虽然句子仍然合法,但这时 VP“闯了进去”实际是将“硬”置于了其对应的临界环境之中。也就是说,这里的“硬”是[+坚持]和[+意外]。

其次,临界环境中的“硬”和“硬是”可以相互替换,但因二者的语义特征不尽相同,因而替换后与原义相比也略有不同。例如:

(32)秦湘萍一咬牙,硬(/硬是)逼出不由衷的话。(冷玥《谁说不能喜欢你》)

(33)可是那江崔二人硬是(/硬)诬陷臣主谋造反,此实为冤枉。(齐秦野人《武宗逸史》)

例(32)中处于临界环境中的“硬”既可以表示回答的坚决,又可以提示言不由衷的答案令人意外。替换为“硬是”后,则对应为非典型环境,只能用来描述态度坚决。例(33)中临界环境里“硬是”有歧解的可能,但替换后,“硬”的[+坚持]被 VP[一困难]滤除,只能被理解为反预期标记。从例(31)到例(33),“硬”和“硬是”呈现出了一种复杂交错的对应关系。

第三,孤立环境中的“硬”和“硬是”作为反预期标记可以等义替换。例如:

(34)跟你讲不要买车不要买车,硬(/硬是)听不进去。(六六《蜗居》)

(35)是呀,我也这么说,他们硬是(/硬)不往这上面想,你看气人不气人!(周而复《上海的早晨》)

综合上述三点,我们结合“硬”和“硬是”相互之间的可替换性,将上表重新整理如下:

表 4 “硬”和“硬是”的语义特征及相互替换条件

词项	语法化阶段	语义特征	替换	语义特征	语法化阶段	词项
硬	非典型环境	[+坚持]	⇔	/	硬是	
	临界环境	[+坚持][+意外]		[+坚持]		
	孤立环境 习用化环境	[+意外]	⇔	[±坚持][+意外]		
				[+意外]		

回顾对“硬”和“硬是”的分析,我们认为:在考察共时语言系统中的近义词(尤其是虚词)时,如果结合词项本身的历时发展过程,也许会使错综复杂的局面变得错落有致。

六 余论

语法化注重历时考察,而我们的例句却均选自共时语料,原因有二:

1)从语言学理论方面来说,语言的共时平面与历时平面并非完全对立,共时差异往往是历时演变在共时平面的投射。在句法层面,具体到语法化问题上,Heine(1992)在讨论“语法化链”(grammaticalization chain)时指出,语法化链包含共时和历时两个维度,二者之间存在对应关系。彭睿(2009)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共时维度各环节的关联方式可以作为追溯语法化项历时演变脉络的重要依据”这一理论假设,并以动态助词“过”的演变为例,论证了该假设的合理性。刘丹青(2009)指出,实词语法化产生新用法后,由实到虚不同阶段的异质身份并存于一个共时系统中的例子并不罕见。

2)从语料的搜集和数量方面来说,通过检索 CCL 古代汉语语料库,我们发现“硬”和“硬是”的古代语料存在一些局限。具体来说:

首先,“硬”表示“坚决地做某事”的评注性副词用法始见于唐五代变文(至北宋前仅一例),宋代开始变得常用(吴福祥 2004b:173;杨荣祥 2005:66),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硬”的非典型

环境,如例(36)、(37)。同时,我们在《朱子语类》中也发现了有解读为反预期标记可能的“硬”,即出现了“硬”的临界环境,如例(38)。至迟在明代,“硬”反预期标记用法的孤立环境得以确认,如例(39)。

(36)硬努拳头,偏脱胳膊。(《敦煌变文选·燕子赋》)

(37)古人空手,硬不相见。(《朱子语类》卷15)

(38)如吃药:人不爱吃,硬强他吃。(《朱子语类》卷31)

(39)雄边壮士,强做了一世冤魂;寒舍村姑,硬当了几番鬼役。(《初刻拍案惊奇》卷14)

例(38)中的“硬强他吃”既可以理解为“坚持强迫他吃药”,也可以理解为“却强迫人吃药”。前一种情况的“硬”是评注性副词,后一种则是反预期标记。例(39)中的“硬”与“强”对文同义,意为“非分地;本不应怎样而怎样”(汪维辉 1993)。

由于“硬”的临界环境与非典型环境同时出现于《朱子语类》中,因此即使选用历时语料,也只能描写“硬”的语义环境,而无法框定其语法化的时间脉络。又由于“硬”在临界环境和孤立环境中,能做反预期标记理解的用例都不多,因此,选取历时语料并非更加有利。

其次,“硬是”共有12条有效用例。其评注性用法最初见于清代,如例(40)。民国时期的“硬是”出现歧解的可能,我们将其看作“硬是”的临界环境。^⑬没有孤立环境的用例。例如:

(40)本来她这等恶鬼,早该落在阴间,饱受种种冥刑。却又得她教主出力,向冥王交涉,硬是索去鬼魂,藏在自己一件法宝叫做收魂袋的里面。(无垢道人《八仙得道》)

综上,本文选择主要以共时语料为对象,对“硬”和“硬是”的语法化过程进行分析。

为了检验推演是否可靠,我们还考察了“硬”和“硬是”的共时分布。我们在BCC语料库(文学、报刊、微博三部分)中以“硬V”和“硬是V”为关键词,分别搜得了21780条、4643条例句。按照抽样统计的原则,从中分别提取了200条例句,进一步剔除无效例句后,现将其按照不同的类型(语法化阶段)整理如下:

表5 “硬”和“硬是”的共时分布统计

阶段\词项		非典型环境	临界环境	孤立环境、习用化环境	总计
硬	文学	12(60%)	6(30%)	2(10%)	20
	报刊	34(52%)	27(42%)	4(6%)	65
	微博	25(54%)	16(35%)	5(11%)	46
	总计	71(54%)	49(37%)	11(9%)	131
硬是	文学	9(69%)	3(23%)	1(8%)	13
	报刊	86(77%)	20(18%)	6(5%)	112
	微博	25(38%)	26(39%)	15(23%)	66
	总计	120(63%)	49(26%)	22(11%)	191

从表5中可以看出,“硬”和“硬是”的临界频率都超过了25%,因而有理由认为“硬”和“硬是”拥有较为肥沃的语法化土壤。此外,微博语料在孤立环境和习用化环境中的分布频率尤为突出,结合微博具有用户以年轻人居多、表达形式口语性强、表达内容求新求异的特点,这或许能从侧面印证反预期标记用法在共时层面中的日益活跃。

^⑬详见本文4.3部分的例(24)和例(25)及其分析。

另外,除了现代汉语普通话,“硬”和“硬是”在很多方言(如西南官话)中的语义表现也十分丰富。日后或许可以通过考察方言来进一步检验和完善我们的推演。

参考文献

北京大学中文系 1955、1957 级语言班编 1982 《现代汉语虚词例释》,商务印书馆。

刘丹青 2009 语法化理论与汉语方言语法研究,《方言》第 2 期。

陆方喆 2014 反预期标记的性质、特征及分类,《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第 6 期。

吕叔湘主编 1999 《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商务印书馆。

马小里 2009 单音节语气副词+不+VP 的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彭 睿 2008 “临界环境—语法化项”关系刍议,《语言科学》第 3 期。

彭 睿 2009 共时关系和历时轨迹的对应——以动态助词“过”的演变为例,《中国语文》第 3 期。

彭 睿 2011 临界频率和非临界频率——频率和语法化关系的重新审视,《中国语文》第 1 期。

石毓智 2006 《语法的概念基础》,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汪维辉 1993 《两拍》词语札记,《语言研究》第 1 期。

王 健 2013 一些南方方言中来自言说动词的意外范畴标记,《方言》第 2 期。

吴福祥 2004a 近年来语法化研究的进展,《外语教学与研究》第 1 期。

吴福祥 2004b 《〈朱子语类辑略〉语法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

杨荣祥 2005 《近代汉语副词研究》,商务印书馆。

杨 洋 2008 现代汉语执拗类语气副词研究,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袁毓林 1999 祈使句式和动词的类,载《袁毓林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张 斌主编 2001 《现代汉语虚词词典》,商务印书馆。

张伯江 2001 被字句和把字句的对称与不对称,《中国语文》第 6 期。

张伯江 2002 施事角色的语用属性,《中国语文》第 6 期。

张 璐、陈圆 2019 评注性副词“硬是、愣是、生是”的功能与语义分析,载邵敬敏、金铉哲主编《汉语语法研究的新拓展(九)》,上海教育出版社。

张谊生 2003 “副+是”的历时演化和共时变异——兼论现代汉语“副+是”的表达功用和分布范围,《语言科学》第 3 期。

张谊生、田家隆 2016 从“X 是”的反预期情态看语义积淀对副词主观评注功能的影响——以“硬是、愣是、就是、偏是”的个性差异为例,《语言研究集刊》第 1 期,上海辞书出版社。

Brinton, Laurel J. & Elizabeth C. Traugot 2005 *Lexicalization and Language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ybee, Joan L. 1985 *Morphology: A Study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Meaning and Form*.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Bybee, Joan L. 2001 The role of frequency in grammaticalization. In Brian D. Joseph & Richard D. Janda (eds.) *Handbook of Historical Linguistics*. Oxford: Blackwell.

Bybee, Joan L. 2007 *Frequency of Use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Language*.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ybee, Joan L. & Paul J. Hopper 2001 *Frequency and the Emergence of Linguistic Structure*.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Diewald, Gabriele 2002 A model for relevant types of contexts in grammaticalization. In Ilse Wischer & Gabriele Diewald (eds.) *New Reflections on Grammaticalization*, 103—120.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Haspelmath, Martin 2004 On directionality in language change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grammaticalization. In Fischer Olga, Muriel Norde & Harry Peridon (eds.) *Up and Down the Cline: The Nature of Grammaticalization*, 17–44.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Heine, Bernd 1992 Grammaticalization chains. *Studies in Language* 16(2): 335–368.
- Heine, Bernd 2002 On the role of context in grammaticalization. In Ilse Wischer & Gariele Diewald (eds.) *New Reflections on Grammaticalization*, 83–101.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Hopper, Paul J. & Elizabeth C. Traugott 2003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eillet, Antonine 1912 L'évolution des formes grammaticales. *Scientia* (Rivista di Scienza) 12 (26): 15–28.
- Rett, Jessica 2019 The semantics of emotive markers and other illocutionary content. *Journal of Semantics* (under review). https://linguistics.ucla.edu/people/Rett/Rett_2019_emotive_markers.pdf.
- Traugott, Closs Elizabeth 2010 Revisiting Subjectification and Intersubjectification. In Kristin Davidse (ed.) *Subjectification, Intersubjectification and Grammaticalization*, 29–70. Berlin: De Gruyter Mouton.

A synchronic deduction and contrastive study on grammaticalization of counter-expectation markers *ying* and *yingshi*

Yin Siyuan

Abstract Based on synchronic data,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contexts and paths of *ying* (硬) and *yingshi* (硬是) grammaticalizing from the commentary adverb to the counter-expectation marker under the context-based frameworks proposed by Diewald (2002) and Heine (2002).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ying* is a process of reanalysis driven by the change of semantic parameters such as [agentivity], [speaker subject], [controllability], [boundedness], and that the usage of *yingshi* as a counter-expectation marker is a result of pragmatic inference based on the maxim of Quality, which is subject to the difficulty and the achievement of subsequent VP. Due to the different grammaticalization processes, they have different semantic characteristics at different stages.

Keywords *ying* (硬); *yingshi* (硬是); commentary adverb; counter-expectation marker; grammaticalization

(殷思源 100871 北京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 高晓虹)